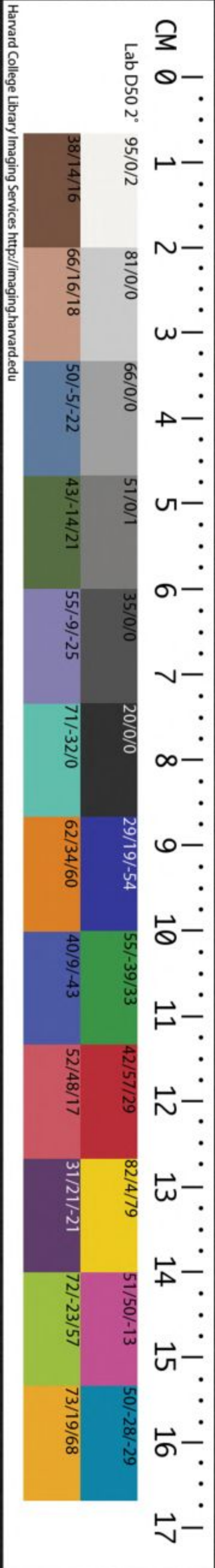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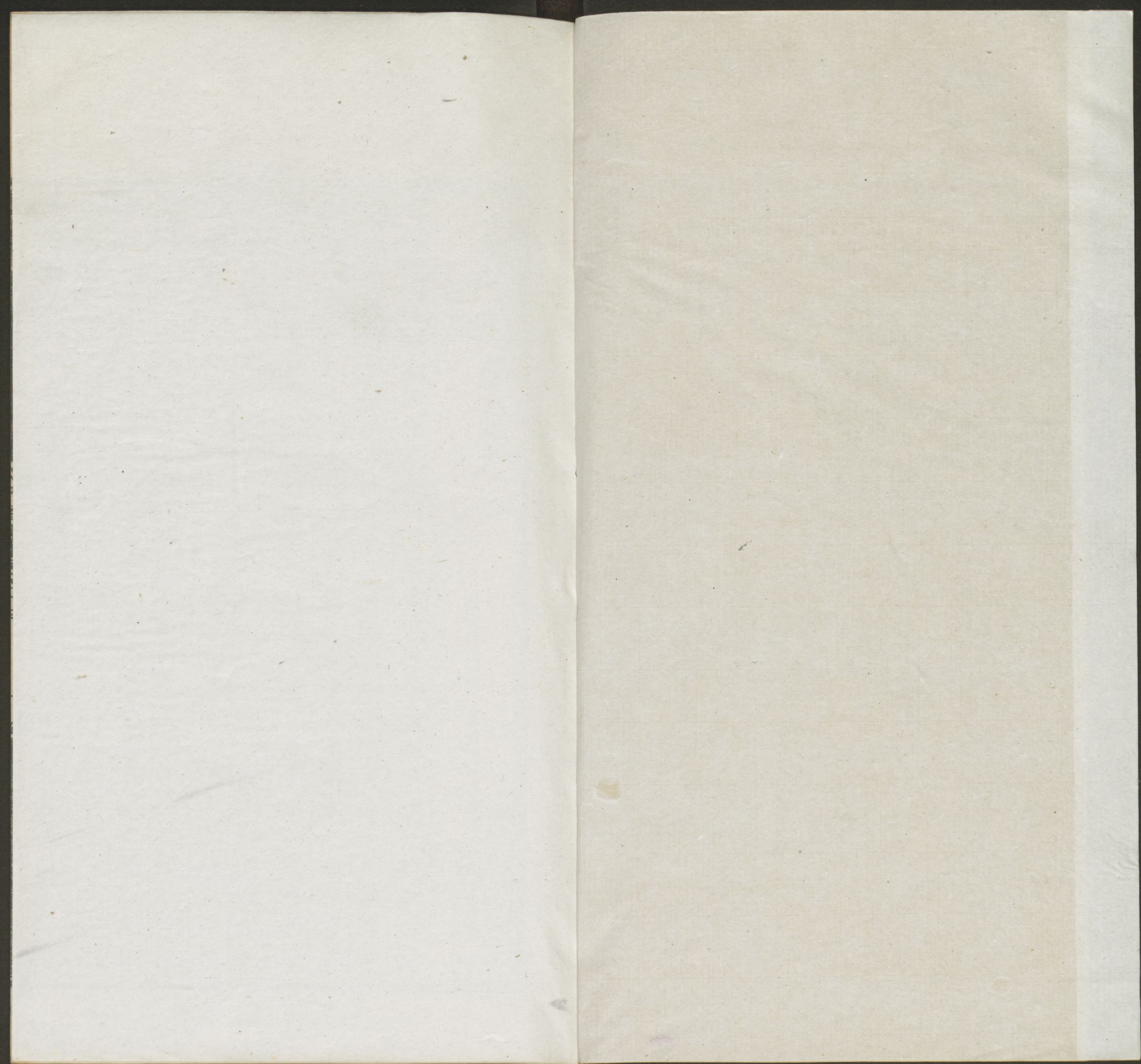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20 1940

44

4664/4244A









道

論衡卷之四十四

論衡卷之四十四

天微字曰... 臣... 曰... 帝... 天... 之... 層... 數... 在... 南... 躬... 允... 執... 厥... 中... 曰...  
 陽... 國... 窮... 天... 祿... 永... 終... 矣... 以... 命... 焉... 蓋... 所... 數... 在... 躬... 則... 有... 天... 命... 也... 允... 執... 厥... 中...  
 則... 盡... 人... 事... 也... 天... 人... 兩... 相... 用... 四... 海... 不... 窮... 而... 天... 祿... 永... 固... 矣... 亮... 之... 所... 以... 命... 焉...  
 帝... 之... 時... 以... 命... 焉... 帝... 之... 所... 以... 命... 陸... 下... 者... 亦... 可... 知... 矣... 陸... 下... 者...  
 有... 神... 器... 以... 天... 之... 層... 數... 也... 今... 所... 以... 信... 四... 海... 而... 固... 天... 祿... 者... 在... 允... 執...  
 厥... 中... 以... 奉... 天... 而... 已... 矣... 帝... 之... 所... 以... 命... 陸... 下... 者... 亦... 可... 知... 矣... 陸... 下... 者...  
 謂... 神... 知... 天... 之... 有... 社... 稷... 春... 運... 之... 所... 按... 也... 知... 地... 之... 有... 洛... 邑... 道... 里... 之... 所... 均... 也...  
 如... 五... 行... 之... 有... 土... 萬... 物... 之... 所... 以... 生... 也... 如... 五... 臟... 之... 有... 胃... 音... 職... 之... 所... 以... 立... 也...  
 知... 其... 運... 而... 言... 之... 有... 德... 之... 所... 能... 也... 體... 其... 運... 而... 行... 之... 則... 非... 聖... 人... 不... 能... 也...  
 則... 于... 論... 出... 石... 人... 火... 之... 事... 以... 謂... 神... 能... 之... 而... 能... 不... 焉... 也... 能... 高... 而... 不... 焉... 也...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四十四

治道

宋徽宗時陳瓘奏曰。臣聞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厥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蓋曆數在躬。則有天命也。允執厥中。則盡人事也。天人兩得。則四海不窮。而天祿永固矣。堯之所以命舜。舜之所以命禹者。如是。則祖宗之所以命陛下者。亦可知矣。陛下奄有神器。以天之曆數在聖躬也。今所以保四海而固天祿者。在允執厥中。以奉天而已。無過不及之謂中。不高不下之謂中。不左不右之謂中。如天之有北辰。衆星之所拱也。如地之有洛邑。道里之所均也。如五行之有土。萬物之所以生也。如五臟之有胃。百骸之所以立也。知其理而言之者。儒生之所能也。體其道而行之。則非聖人不能也。列子論出石入火之事。以謂仲尼能之。而不能為也。能高而不為高。

哈佛大學  
圖書館  
藏印



可謂中矣。故六經之道高而不可不中者也。豈唯六經為然哉。老子之道可謂高矣。然以百姓心為心。則取域中之大焉。有去甚之說焉。老尚如此。况吾儒乎。顯諸仁藏諸用。一弛一張而不失乎中者。然後足以經世也。今天下學者求治道於莊老。而於漢唐之事皆不取焉。失於高矣。故不中也。又天下之士。一南一北。彼用則此廢。此用則彼廢。失於偏矣。故不中也。不中則如車輪無轂。不能轉物。不能轉則為物所轉。此自然之理也。堯曰四句自有次敘。故曆數在躬則當允執厥中。允執厥中。然後永保天祿。

瓘又進故事奏曰。仁宗聽講詩至匪風曰。誰能烹魚。漑之釜鬻。仁宗曰。老子謂治大國若烹小鮮。其義類此。然則古人之興喻。其情豈相遠也。侍讀丁度對曰。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非聖學之深。何以見古人求治之意乎。

臣按古之聖君。適當大有為之時者。或創業。或革弊。不免有所煩也。仁祖以清淨無為之道。持盈守成。四十二年。終始如一。蓋得烹鮮之說而躬行之耳。臣故曰。漢文之術。出於老子。而仁祖之治。多似漢文。神考謂漢文吾無間然。則紹述仁祖之意可知也。

博士周行已上言曰。臣聞忠臣雖在畎畝。不忘其君。志士雖無其位。而憂在天下。何則。君臣之義。出於天性。天下之人。同於一體。是以伊尹畊於有莘。而自任以天下之重。仲尼孟軻身為匹夫。而汲汲皇皇。彼皆遭非其時。猶欲使其君為堯舜之君。使其民為堯舜之民。孔子亦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孟子亦曰。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况臣生逢盛世。身事明主。豈不願陛下享天下之安。天下同陛下之樂。承祖宗深厚之德澤。固萬世無窮之基業。而臣尤以為幸者。以陛下性体帝堯之誠。躬行周王之孝。有大舜取人為善之大德。有



成湯改過不吝之誠心。加之以聰明文思之聖學。允恭克讓之懿行。是以手詔每下。天下無不感悅。雖遠方窮僻之民。猶有不得盡被陛下之澤。而經國之術。猶有不得如陛下之意者。豈非有司議法之過。官吏行法之弊乎。臣嘗讀易得其說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今陛下有天地好生之德。居聖人大寶之位。守之以仁。行之以義。而臣下未有稱陛下之旨。任天下之責者。夫守位莫大於得人心。聚人莫先於經國用。此誠陛下今日之所留意而已行之矣。然臣猶有區區之說者。誠謂更化之際。古人所難。調一之道。必有其要。故臣為得人心之說有四。一曰廣恩宥。二曰解朋黨。三曰用有德。四曰重守令。為經國用之說有六。一曰修錢貨之法。二曰修茶鹽之法。三曰修居養安濟漏澤之法。四曰修學校之法。五曰修吏役之法。六曰修轉輸之

法。臣所謂廣恩宥者。誠謂陛下前日聽任之過。法度或有未便。刑罰或有失中。天下雖知陛下之德。而行法之吏。不無失人之心。臣願陛下曠然為盛德之舉。下責躬之詔。其意若曰。迺者失於聽任。法度過差。恐吾民至有陷於非辜。賢者或有廢而未用。人失其所。澤不下宣。因推應官吏軍民之在罪籍者。無輕重悉使自新。如此。則天下之人孰不懽然交悅。益知陛下之為聖。前日有司之為過也。臣所謂廣恩宥。為得人心之術者。此也。夫然後除其黨籍。勅戒有司。應今赦以前不得復論。繼今以後不得復以朋黨為言。朋黨之論。誠非國家之利也。夫一八之身。內有九族之衆。外有婚姻之黨。又有朋游之好。一家十人。十家百人。百家千人。以一人失職。千人懷戚。一口傳情。萬口傳聲。陛下誠能念其前事之已往。歲月之已久。所言失當者。或出於忠誠之憤激。所為繆戾者。或出於愚暗之無知。天下樂生之情。同於昆



蚤何所不愛。陛下好生之德。同於天地。何所不容。臣願無問罪之輕重。時之後先。人之邪正。悉因大需。一切釋之。兩解其黨。應前任宰相執政者。與之三京四輔。前任侍從者。與之帥府望郡。前任臺省官者。與之列郡。餘官各隨資任。聽其仕進。已亡沒者。悉復之。有恩賜者。悉還之。如此。則人無懷疑之心。下無失職之嘆。幽明咸被其澤。賢愚各得其所。回千人之憂感。為四海之懽聲。臣所謂解朋黨為得人心之術者。此也。臣所謂用有德者。臣誠謂天下之人。有有德者。有有才者。有才德兼備者。操行無邪。持心近厚。所謂有德也。人有所不能。而已能之。所謂有才也。才德兼備者。上也。有德而無才者。次也。有才而無其德者。又其次也。無才無德。斯為下矣。故曰。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又曰。任賢使能。所謂賢者。有德之謂也。所謂能者。有才之謂也。賢者在位。則朝廷尊。朝廷任賢。則天下服。夫為德非一日之積也。德成而信於

人者。又非一日之積也。誠願陛下博選耆艾。參用舊德。蓋耆德之人。知古今之多。閱世故之久。必能為陛下稽古愛民。必不為陛下妄作生事。而又天下之所素知。人心之所素服。用之於一方。則一方之民悅。用之於朝廷。則天下之民悅。陛下能用民悅之人。是陛下得民之悅也。臣所謂用有德為得人心之術者。此也。臣所謂重守令者。誠謂天下一家。萬民為本。積縣為州。積州為國。縣不得人。則為陛下失一縣人之心。州不得人。則為陛下失一州人之心。國不得人。則為陛下失天下人之心。是人心者。為州縣之根本。州縣者。為天下之根本。今朝廷之上。選賢用能。而州縣之任。未嘗選也。資考應吏部之格者。可以得也。朝廷以為不才而黜逐者。可以得也。夫朝廷以堂選為重。吏部為輕。而郡守縣令。以吏部得之。是州縣之任。輕於朝廷也。朝廷以進用為才。黜責為不才。而郡守縣令。以黜責得之。是朝廷輕郡守縣



冷之任也。臣願立守令之法。重州縣之任。應今後朝廷之黜責者。未  
得任郡守縣令。朝廷之選用者。必自郡守縣令。選除如此。則守令知  
自重而不敢害吾民。民知上愛我。莫不懷上德。臣所謂重守令為得  
人心者。此也。臣所謂修錢貨之法者。其說有三。一曰當十。二曰夾錫。  
三曰陝西鐵錢。夫錢本無用。而物為之用。錢本無輕重。而物為之輕  
重。此聖智之術。國之利柄也。臣竊計自行當十以來。國之鑄者。一民  
之鑄者。十。錢之利一倍。物之貴兩倍。是國家操一分之柄。失十分之  
利。以一倍之利。當兩倍之物。又况夾錫。未有一分之利。而物已三倍  
之貴。是以比歲以來。物價愈重。而國用已屈。為今之說者。不過曰官  
既罷鑄。聽其自為輕重。又不過如慶曆之法。以漸減其分數。此二說  
皆不可也。夫盜鑄當十。得兩倍之利。利之所在。法不能禁也。自行法  
以來。官鑄幾何。私鑄幾何矣。官鑄雖罷。私鑄不已也。私鑄不已。則物

價益貴。刑禁益煩。而物出於民。錢出於官。天下租稅常什之四。而糴  
常十之六。與夫供奉之物。器用之具。凡所欲得者。必以錢貿易。而後  
可。使其出於民者常重。出於官者常輕。則國用其能不屈乎。此一不  
可也。慶曆之法。前日行之。東南是也。自十而為五。自五而為三。自三  
而為小鈔。自十而為五。民之所有。十去其半矣。自五而為三。民之所  
有。十去其七矣。小鈔之法。自一百等之。至於一貫。民之交易。不能悉  
辨其真偽。一也。輸於官而不可得錢。二也。是以東南之民。不肯以當  
三易鈔。而盡銷為黃錢。此前日已行之弊也。然而所以得行者。尚以  
改鑄之日未久。散於天下者未多。况今公私之鑄。日久併於五路。與  
京師者日益多。其可復如前日公私有五分七分之損乎。此二不可  
也。然而當十必至於當三。然後可平。夾錫必併之。然後可行。陝西鐵  
錢必通之。然後可重。臣之說。欲官出進納。誥勅與度牒。紫衣師號。見



錢公據六等以收京師五路當十。隨其錢數物直平易之。其有奇零不及數者。則隨其多寡填給公據。許得貿易。若自便於權貨務等。請諸路未監鈔以一季為限。於是悉以所得當十。椿管逐路。或上供京師。隨其所用。改為當三。通於天下。國家無所費。而坐收數百萬緡之用。其利一也。公私無所損。而物價可平。其利二也。盜鑄不存。而刑禁可息。其利三也。然而六等之說。所出既多。則必停壅不售。停壅不售。則其直必減。其直既減。則公私或損。臣欲進納前日之給綾紙宣帖者。悉更為誥勅。而度牒紫衣師号。悉用黃紙。自法行之後。應官司惟得書填。合來進納。誥勅及黃紙度牒紫衣師号。候畢。方得書填。舊降文字。如此。則無停壅之弊。價輕之患矣。此修當十錢之法也。夾錫之弊。其行未久。輕於銅錢三之一。十三當銅錢之十。臣欲併於河北陝西河東三路。陝西鐵錢之弊。其積已多。輕於銅錢一之十五。臣欲通

於河北河東兩路。蓋錢以無用為用。物以有用為用。是物為害。而錢為虛也。故錢與物本無重輕。始以小錢等之。物既定矣。而更以大錢。則大錢輕而物重矣。始以銅錢等之。物既定矣。而更以鐵錢。則鐵錢輕而物重矣。物非加重。本以小錢銅錢為等。而大錢鐵錢輕於其所等故也。何則。小錢以一為一。而大錢以三為十故也。銅錢以可運可積為貴。而鐵錢不可運不可積為賤故也。以其本無輕重。而相形乃為輕重。故臣之說。欲併夾錫與鐵錢通行於河北陝西河東三路。而禁使銅錢。其三路所有銅錢。許過銅錢路分行用。其京東京西兩路。夾錫錢。許過鐵錢路分行用。若河北陝西河東行使銅錢。京東京西行使夾錫鐵錢。與銅錢之入三路。夾錫鐵錢之入餘路。各論如私錢法。如此。則鐵錢與物復相為等。而輕重自均矣。陝西鐵錢幾廢。而可以復行。其利一也。銅錢不流於二虜。其利二也。虜人盜鑄。而無所復



用其利三也。其或鐵錢尚輕。物價尚貴。又有二說以濟之。鐵錢脚重。轉徙道路不便於往來。一也。拘於三路而不可通於天下。不便於商賈。二也。臣欲各於逐路轉運司置交子如川法。約所出之數。椿錢以給之。使便於往來。其說一也。朝廷歲給逐路羅買之數。悉出見錢。公據許於京師。或其餘銅錢路分。就請以便商賈。其說二也。前日鈔法交子之弊。不以錢出之。不以錢收之。所以不可行也。今以所收大錢。椿留諸路。若京師以稱之。則交鈔為有實而可信於人。可行於天下。其法既行。則鐵錢必等。而國家常有三分之一之利。蓋必有水火之失盜賊之虞。往來之積。常居其一。是以歲出交子。公據常以二分之實。可為三分之用。此修夾錫鐵錢之法也。臣所謂修茶鹽之法者。臣欲并酒法。而總其鹽鈔筭請之數。買茶搭息之數。權酤淨利之數。坊場買撲之數。通天下五等。而三之。為上中下十有五等。歲各出緡若干。一切弛其禁令。

使民自便。國省官吏而歲入有常。其利一也。戶出緡錢。至少而得以自便。其利二也。小民各安其業。而商賈得通。其利三也。盜不作。而刑罰可省。其利四也。臣所謂修居養安濟漏澤之法者。前日朝廷既嘗修之矣。然其利未廣。其費尚多。臣誠欲廣陛下之惠。息縣官之費。謂應天下鰥寡孤獨之無歸者。疾病之無養者。死亡之無葬者。宜令各許所在。近便寺觀。隨宜收養葬殮。每通計及若干人。給度牒一道。如此。則生養死葬者。各得其便。一利也。天下寺觀。各得度人。二利也。官無濫費。而下獲實惠。三利也。德澤益廣。而可以久行。四利也。臣所謂修學校之法者。誠謂前日之法。太煩而難守。費廣而難久。官有一歲四科。場之勞。士有五歲一應舉之患。春季一試。夏季一試。秋季一試。冬季一試。官吏之勞。紙札之費。悉如貢舉之法。是一歲而有四科。場也。豈非官以為弊乎。一試入縣學。一試入州學。一試入州學。一試入州學。



一年然後補內舍。三試外內舍。一年然後補上舍者。歲終然後入辟雍。入辟雍者。遇大比然後得推恩。凡此數者。每試必得。必有考察。必遇大比。已五年矣。而况試未必得。得未必有考察。貢未必遇大比。是又有七年之久者。有終身不得進者。豈非士以為患乎。臣欲廣陛下教養之意。而覈其實。簡有司選試之法。而省其費。謂宜州置州學教授一員。命官充之。選有學行者。視其資秩為請。給人從之數。縣置縣學教授一員。舉人充之。給贖錢五千。學生之入縣學者。不試不給食。學生之入州學者。初歲一試外舍。取文理通者。不限以數。比歲再試內舍。取外舍十之一。三歲再試上舍。取外舍十之一。於是貢于太學。太學揔天下所貢之數。而大比焉。又取十之一。乃奏名而官之。應三舍生願在學與游學於外者。聽其自便。內舍以上官給食。若在外犯公罪。徒私罪。杖雖贖。及在學犯第二等以上罰者。各不得預試。每

大比之後。一再試如初法。嘗預貢者。免試外舍。至於試士之法。其弊亦久。人守一經。無不出之題。文為一格。無甚高之論。以博學好古為迂闊。以綴緝時文為捷徑。是以老成久學之士。未必得。而後生淺聞之徒。多預選。臣謂宜革選試之法。使人試五經大義。各一條為第一場。子史時務策各一道為第二場。宏詞為第三場。如此。則高才實學者。無不遇之歎。而新進寡學者。無濫得之幸。是為今日學校之所養者。必為他日三舍之所選。今日三舍之所選者。必為他日朝廷之所用。學校益廣。一利也。考選益精。二利也。士得自便。三利也。所費至省。四利也。臣所謂修吏役之法者。其說有二。以田募吏。一說也。以兵代役。二說也。以田募吏之法。水田上等一頃。中等一頃半。下等二頃。陸田上等二頃。中等三頃。下等四頃。州縣每案募吏一人。使世其職。身歿。聽以子孫家人承代。試而後補。犯枉法自盜贓者。還其田別募。隨



其案之職務煩簡。許保任書手一人。至三人。月給顧直三千。犯枉法自盜賊者同罪。餘罪輕重有差。如此則吏得久其職而可以責任。一利也。人知自愛而重犯法。二利也。民不受警三利也。顧直可省。四利也。以兵代役之法。應州顧散後。縣顧手力。悉易以廂軍。廂軍不足。以禁軍。其教閱更代差出。各如本法。即不得下鄉幹當公事。如此則顧役可省。其利一也。兵無冗食。其利二也。臣所謂修轉輸之法者。臣誠以謂領使太煩。轉輸不一。財散而費廣。權分而勢輕。臣欲悉減諸司官。每路只置轉運司一員。使轉輸財賦。按察使一員。使察廉吏治。皆以望重品高者為之。許各辟官屬。分治其事。如此。則權一而事治。其利一也。官省而費輕。其利二也。凡此十說。臣皆推原陛下仁聖之美意。修廣今日已行之良法。於當更之時。順民悅之情。定一代之典。為萬世之利。至於事之緩急。行之先後。法之纖悉。儻蒙萬機之暇。留神

聽覽。或有可采。別具條對。出自宸衷。斷而行之。臣非敢懷邪而觀望。希賣而幸進。惟欲陛下受天命無窮之福。天下安陛下和樂之政。宗廟永寧。社稷永固。臣之至願也。

李復上奏曰。臣聞聖人御天下也。必以道。而道者。南面之術也。其所謂道者。豈但漠然而無所事哉。其用至微。其功至周。皆隱於綱紀法度。禮樂德政之間。使四海安然而無事。至千萬世而無弊。天下由之。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古之致治者。惟堯能之。孔子稱之曰。煥乎其有文章。乃綱紀法度。禮樂德政之謂也。魏乎其有成功。乃天下安然而無弊之効也。蕩蕩乎民無能名。乃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夫惟如是。所謂道也。後世無不稽焉。前世自唐末至五季。天下糜爛大壞。有識者傷之。至於不忍言。國家之藝祖太宗。潛而未躍。熟稔昔者禍亂之所由起。自膺天命。凡立一法。欲絕一蠹。凡舉一政。欲去一弊。小大遠



近皆有綱紀法度維持不以喜而妄與不以怒而妄罰使居官者修其職安其分而不敢妄作不敢苟悅無狂易徼幸之心百姓守其業樂其生無橫擾困苦之患累聖循之迄今一百六十年天下晏然自三代而下未有若本朝平定之久也恭惟陛下即位已來延見臣下必訪治道四方聞之皆曰今唐堯在上矣臣願陛下思祖宗修立紀綱法度維持天下之意不取目前之虛美而求經久之遠慮使上下各安其分守職業具舉朝廷清明民物繁富弊無由而起蠹無從而生天下不知其所以然豈非配天廣地之業哉治道莫盛於此臣踈遠愚癡不知治體狂妄獻說惟赦之幸甚

復又論虛名實敝上奏曰臣聞古先哲王之舉事也常艱於其始而深慮其終始雖可為後不可繼則不為蓋慮得其虛名而受其實弊天下四海雖甚大亦猶庶民之一家以一家之事推之乃天下之事

臣嘗觀舊史見前世不能深思遠慮輒動生患者其事甚衆不敢遠引以瀆聖聰以臣今親見所謂庶民之家者論之臣居有鄰人承其父業負郭有美田十餘頃衣食富足不能力穡篤治為人所怵喜多田之豪名罄索又營遠山之瘠田數十頃欲人稱其田之多也遠田無所得常以負郭資之歲久因遠而困此求虛名而受實弊也陛下承祖宗積累之休無幽不燭無遠不察其多事輕動以求利者不能昧聖聰必久已察之矣固不待螻蟻之微獻其愚臣惓惓之誠更願終謹之幸甚

左司諫江公望上奏曰天下大器置諸安則安置諸危則危此知置之之地未知運之之手天下神器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此知運之之手未知藏之之道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遜此所以為道也天下有常安之地聖人操妙用之手至人藏不動之道不動常動動常不動



運實不運。不運常運。安常不安。不安常安。此宰制天下之妙理。管仲  
鬻鬻萬一。以其君霸。伊尹周公收拾土算。以其君王。大舜神禹得之。  
以其君帝。孔子曰。惟天為太。惟堯則之。與天同體。得所以藏之之道。  
禪之匹夫。如攘芥揮涕之易得。所以運之之手。煥乎其文。巍乎其功。  
得所以繕全之理。而置之者也。自堯而下。以人治天下。以人治天下。  
貶於道矣。舜捨己從人。禹惟不矜不伐。湯執中。文王翼翼。武之斤斤。  
以器之不可滿。而先為可持之方。成王持盈守成。以器之已滿。而見  
於能持之力。道既貶矣。器亦狹也。嗟乎。戰國之縱橫。秦漢之吞并。有  
為之之敗。執之之失矣。故其妙。不知所以藏。其粗。不知所以置。天下  
無事亦幸爾。今有器焉。蠱而不飭。蕩而不綱。欹而不平。漏而不尊。置  
之能安。以否。身坐其中。雖巨有力焉。能運行以否。一日為有力者。負  
之以去。謂之善藏。以否。器既如是。天下亦然。陛下以仁為樸。以義為

削。以信為繩。以智為巧。以禮為繪。政以制其用。刑以支其蠹。嗚。嗚。萬  
鳴。蠢蠢群動。同在一器。虛而不實。故眾實之所會。靜而不動。故群動  
之所止。止而無止。則動亦寂矣。會無所會。故實亦空矣。虛實一休。動  
靜同域。莫得其隙。莫窺其用。陛下以此藏之。孰能移也。得之於天人。  
非容心也。視之若救屣。非有愛也。承之於宗廟。非敢忽也。行一不義。  
殺一不辜。非敢為也。人愛亦愛之。人棄亦棄之。示至公也。上而公輔。  
下而有司。百執事。或坐而論道。或作而行之。各當其力也。不在一曲。  
不滯一隅。東顧西眄。左提右挈。如在掌握之上。陛下以此運之。孰能  
弊也。不畏多難。而以無難為憂。不矜無過。而以改過為美。居安思危。  
在治思亂。以山河為金湯。以夷狄為赤子。外之郡國。若犬牙之相制。  
內之宗族。若盤石之鎮安。建極於四達之塗。躋民於仁壽之域。陛下  
以此制之。孰能危也。藝祖神考。能運而藏之者也。仁宗能安而置之



者也。今舉以付陛下。如何其勿思也。臣之言若誕而不可考稽。皆目前之至理。非外取也。張湛曰。至妙之所會者。更應。至高之所適者。反下。臣以為知言。惟陛下財擇。

公望又奏曰。人君明目達聰。所以通下情也。前後有疏。左右有續。所以防太察也。太察則聞人之過。下情不通。則不聞己過。聞人之過。則姦生而刑滋。不見己過。則心塞而禍萌。此周之厲王。以防口而召亡。漢之顯宗。以耳目隱發為明。而速亂也。邏者之興。推求其意。不過以求瑕搜匿。鈎致盜詐。出於不備。捕發如神。此一酷京兆之俗才爾。使京兆為之側目耳。陛下以天下為度。海內為家。而為良京兆所不為。伏惟陛下即政之三日。一切罷去。天下聞之。翕然歸心。開口張膽。人人自安。告訐不長。風俗向厚。比聞稍稍復置。益舊額。通為七十人。一人量以十人為耳目。十人之中。一人又以十人為之。散之通達水巷。

不啻數千百人矣。夫婦醜詆之言。仇隙怒傳之語。增情節狀。隨隱投伏。何所不至。人人跼躄。各各疑慮。親戚不敢誠。朋友不敢信。目不敢注視。手不敢直指。若此。定非清世之美事也。昔吳主孫權用呂一輩。舉罪糾姦。纖介必聞。深案醜誣。排陷無罪。以作威福。步騭力詆其非。權尋誅之。覺悟尚早。蓋小人因緣銜命。不務奉公。利在憑藉威勢。杜絕人口。公然作過。使上聰不達。威柄潛移。刑及無辜。睽睽萬目。聞人之過。不聞己過之所致也。老子曰。察見淵魚者不祥。以察為明。是誠不祥之兆也。陛下豈不思畿甸之外。非陛下之民乎。人各有心。能使之昏昏不喻。朝廷之所為乎。人各有口。能使之嘿嘿不議。陛下政事乎。既不可揜於天下。何獨察察於輦轂之下。以為明哉。語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信乎有道不可得而議也。伏望陛下以道御天下。使人蕩然不疑。無得而議。何為蹈吳之故轍而不知革。彼猶能因言以誅。



一輩孰謂陛下鑒此而不能之乎。願黜獻議之人。通舊額人數。一切罷去。除禍者必鋤其根。植福者必封其本。毋謂昔有額而不可去也。其根尚存。故葉他日復生矣。不可不察。

趙鼎臣對策曰。臣聞天下之勢莫重於已安。聖人之慮常切於既治。古先盛王不以太平盈成為可樂。而以長治為難。不以垂裳拱揖為多暇。而以居安為懼。故衢室載放。勳之問。總章志有虞之訪。謀及卜筮。學至芻蕘。凡以不恃獨見之聰明。而思得天下之忠言。嘉謨以濟其治也。不惟有以明己善。而又有以取眾善。不惟有以鑒已然。而又有以防未然。聖而益聖。安而愈安。蓋皆出于此矣。恭惟陛下承休祖宗。合德天地。仰奉太母之慈訓。懋昭先帝之盛烈。据已安之勢。攬既治之俗。猶於多士在廷。親屈聖問。勞謙退託。皆所未逮。此誠陛下推堯舜之用心。而使有言卜筮芻蕘者。咸得預謀。而備問也。臣愚不肖。

草野狂贛。妄殫所聞。思補聖德之萬一。惟陛下赦其昧死。臣不勝至願。伏惟聖策推兩漢之政。鑒方今之治。懲大辟之尚眾。念寒燠之或差。此見陛下求治之深也。臣聞善言古者驗於今。善言天者驗於人。陛下仁慈恭儉。悅民如傷。置官立司。裁省浮費。而約賞節用。首自宮掖。則非特衣綈。復革而已。銖金尺帛。不妄賜與。臺池苑囿。無所增飾。則非特惜十家之產而已。發內庫之金。以賑凍餒。散上供之粟。以賑饑饉。則非特除凶酷之科。著胎養之令而已。應天必以實。見異必修德。此宜天地之氣。交感旁暢。遐邇之氓。承風向化。俗興禮義。而年穀和熟。以答陛下之休德也。然間有不能爾者。雖臣嘗疑焉。請為陛下陳之。臣聞人之加心。咨鬱於下。然後天之舒慘。變於上。故水旱為沴。本民情之未和。民廷用之未和。由大辟之滋眾。蓋民無常產。因無常心。則放僻邪侈。無不為已。及陷罪而刑之。孟子謂之罔民。此不可以不戒。



也。臣竊謂方今有仁政而無仁吏。故郡縣之政。徒謹簿書。有司之臣。諱言教化。化不下究。則民起而觸憲網。食不家給。則人窮而為盜賊。督郵之所獲。追正有之所執。歲不下以千百數。有司徒能據法以當其罪。而朱嘗論陛下所以愛養元元之意。且思有以教之。此不亦有仁政而無仁吏邪。刑罰積而嗟嘆興。嗟嘆興而變沴作。則夫寒暑差僭。豈無自而致然哉。昔東海一女子耳。刑不以罪。猶能感致暎旱。况四海生齒之衆。而曰死必當辜。刑必應罪。臣雖甚愚竊未敢謂之然也。彼文章二帝。因赦承峻。濟以寬厚。故民氣既協。而天理亦應。此其所以修而致之者。惟陛下以教化為首務。擇良有司而奉行之。然後刑辟可清。嗟嘆可平。而頌聲和氣。固將薰蒸旁薄。發為嘉瑞。則水旱之變。又何見於盛世哉。伏惟聖策。慕無為之治。敬何言之化。又將明賢鄙而平徭賦。定公令而清蠻貊。革而正之。務求勿擾。此見陛下圖政

之備也。臣聞任官以資格。則雖賢有所不申。取人以言語。則雖鄙有所幸進。此其所以未明也。惟陛下稽唐虞考績之典。放周書黜陟之制。如此。則賢鄙明矣。臣聞戶板既久。有虛名而增稅。流亡不復。有詭佃而不征。貧以不足而重歛。富以有餘而徼幸。至於課功。調役多寡隨之。此其所以未平也。惟陛下采師丹限田之議。放唐人口分之法。浸復古初。毋尚一切。如此。則徭賦平矣。臣聞之易。於渙曰。渙汗其大號。於巽曰。申命行事。故先王之行令也。堅如金石。信如四時。公如天地。以陛下之聖。布美意。畫良法。合於人情。熟講而力行之。雖萬世可無弊。至於因時移易。應變屈申。是乃所以為神化不倦者。又何患於屢更哉。願其一以設施。何如耳。臣聞夷狄固不可禮誼接也。周人上策。不過乎嚴守禦。走集之利。俾其欲寇不能。願臣不許而已。陛下臨御首詔。疆吏毋得擅興侵略。乍候既明。約束素定。持重養威。隱然有



不可犯之勢。是以鬼章跳踉。竊據邊壘。而亟縛渠魁。生致闕下。蹈臨洮之城。麟青唐之壤。雲徹席卷。天威四震。此誠今日已成之効也。臣願陛下謨謀崑崙。益稽遠略。采姚崇之意。不賞邊功。取士燮之言。擇為外懼。禽獸視之。則又何患於不誠。而且未清哉。伏惟聖策。咨劬農之首務。訪制禮之盛典。欲人不趨利而務節。欲士不憚勞而奏功。此見陛下講化之勤也。臣聞農盡其力。在敦本而抑末。禮制其宜。當緣情而示訓。雖然。傳曰。禮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陛下德為聖人。位為天子。則夫以義起禮。固無便於此矣。而復訪臣以制宜之時。此臣所以遲疑而不知對也。臣聞上好節。諷則人不勸而自矜。朝有爵賞。則士雖勞而不憚。則夫不趨利而樂奏功。亦在陛下所以鼓舞之而已。至如漢之久任。可以課吏治。隋之義倉。可以禦凶年。此善於今而可先者也。兵釋之滋廣。服用之無制。此戾於古而為大者。善者以漸

而復行。戾者以緩而除去。為政之善。宜必如此。凡此數者。是皆治國之大本。方今之急務。臣既言其畧矣。而陛下復策臣以天下之廣。黎元之衆。慮有未萌。而當預防者。臣於此然後見陛下凡所以問臣者。豈徒為無用之空文。可喜之高論哉。又將深謀遠慮。而及未然之得失。願臣之愚。何足以識此。雖然。仰觀陛下即位以來。仁深德厚。政良俗美。務行寬大之令。悉懲苛燒之吏。元元赤子。蒙被天地父母之恩。可謂至矣。然臣切慮郡縣疏遠之吏。或不能明朝廷指意。妄謂厭明察而樂簡易。務為優游懦緩之治。以至見非不舉。聞惡不察。趨競者矯以取名。偷懦者習以蒙幸。茲風一扇。流為姑息。此臣所大懼也。願陛下懲其流而塞其源。正其本以禁其末。有若宣帝之政。信賞必罰。太宗之治。屈己從諫。此消弭之大略也。臣愚不識忌諱。復附于末。惟陛下財幸。



御史中丞王安中奏曰。臣聞治古之世。君任道以用天下。臣任法以爲天下用。蓋道不徒行。必以道出法。君不獨治。必以人守法。法行而下不能守。君勞而臣不知勉。三代以來。未有若是而能治者也。臣竊觀陛下有堯之仁。有舜之孝。有夏禹之勤儉。有文王之小心。而又席祖宗流澤之光。承熙豐聖作之緒。禮備樂成。隆典畢舉。天地順應。年穀屢豐。宜可以儲思於穆清。玩心於昭曠。而臨朝聽政。每至盱食。咨逮焦勞。形于玉色。退即便殿。親御翰墨。發號施令。日以數十。纖悉微隱。必關聖慮。雖天德剛健。勤于萬幾。然臣竊意陛下勢亦有未可自已者也。何則。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臣嘗觀今之爲臣者矣。所與共者天位。所與治者天職。所與食者天祿。而精白一意。以承休德者。爲誰哉。同寅協恭。和衷以助理萬務者。爲誰哉。以道事君。而任天下之責者。爲誰哉。情同者相求。利同者相親。挺特者不

容。黜睦者不貸。迫挾自大之風。積久未殄。背公而徇私。怙權而附黨。見得而忘義。售諛而醜正。締合相傾之習。于茲猶熾。豈無尊君親上之士哉。且相戒以保身。豈無憂國愛民之士哉。且相語以俟命。則利孰與興。弊孰與去。政事孰與修。紀綱孰與正。陛下雖有尊賢黜佞。紹庭陟降之意。而平進之塗塞矣。陛下雖有厲世摩鈍。甄別流品之意。而名器之施輕矣。陛下雖有崇寬尚德。勤恤元元之意。而膏澤之源壅矣。陛下雖有躬儉節用。裕民足國之意。而財利之積耗矣。朝廷除吏。士或困於無津。吏部注官。衆又扼於無關。媮媮宛轉。擇地而仕。勞舊寒窶。終歲坐待。平進之塞。有如此者。賞不必勸。能官不必稱。事昏吏之賤。至上大夫者。多於王廷之士。給使之冗。至橫列者。雜於公室之臣。名器之輕。有如此者。役不時興。以差爲募。物不時須。以配爲市。富者求易常產。貧者無以自給。民狃于犯法。輒牟奪以封己。吏幸于



乘時輒並緣以為姦。膏澤之壅。有如此者。天地之間。其生有數。四方之物。其利有常。既已聚諸此。必竭於彼。矧賦祿之厚。其源既開。與事之費。其流既肆。掌計之臣。指應副之外。無他策。將漕之使。侵封樁之外。無餘術。此可以為常哉。其無事幸而已。財利之耗。有如此者。以祖宗基業之隆。以神考制作之盛。承以陛下之聖。而天下之事。文具而効不至。名美而實不副者。將不止諸此。臣姑舉其大者。若夫有志之士。寢食之所念慮。四方萬里之遠。朝夕之所系望。陛下天聰天明。無所不燭。盍亦循其本乎。臣觀記禮者。以大臣法。小臣廉。為國之肥。蓋言大臣有以正下。小臣有以守己。則仁賢至而國不空。政事立而財用足。禹之告舜曰。慎乃在位。又曰。其弼直而繼之。惟動丕應。後志。蓋言審官而所使弼己者直。則動必衆且大。應至乃侯。志所在而無違命。穆王之命伯冏。亦曰。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

侍御。僕從罔匪正人。而繼之以下民。祗若萬邦咸休。蓋言得忠良正直之臣。列于內外。則號令必臧。民用順治。然則今日之務。孰有先於此者乎。臣願陛下開衆正之門。立大公之道。崇獎尊君親上。憂國愛民之臣。抑絕好同惡直。背公徇私之風。則國家之治。忍生民之休戚。群下之情。偽將畢達于前。而陛下躬以剛健之德。體天之道。觀四時之運。順盈虛消息之理。化而裁之。神而明之。以通上下之志。以適萬物之宜。循名以責實。約文而就質。持之以久。守之以衆。則太平之化。日隆。無為之功。可致。家給人足。刑措不用。至于海隅蒼生。罔不蒙福矣。臣奮自疎遠。蒙陛下親擢。任以中執法。區區之愚誠。不敢為臆說。以効尺寸之報。凡臣所陳。皆天下之所欲達于上者。而猶其略也。惟陛下留神裁幸。

劉元承論尚同之弊。疏曰。臣伏觀獻歲紀元之號。曰政和。蓋自神考



稽古立政。實創厥始。繼繼承承。至于今日。斟酌損益。克底于中。此政和之實也。然臣聞之。和與同異。可否相濟。曰和。可。可。否。否。曰同。曩者朝廷立法之初。意甚美也。而議論之臣。曾不為國家深惜。惟務希合。以濟其私。往往順承太過。浸失本意。此尚同之弊也。幸陛下神聖獨斷。親灑宸翰。以勅有司。參酌前後之宜。悉從中制。一代之典。遂成完文。庶政惟和。適在今日。夫同者。憂其說之不合。一己之私也。和者。惟義所在。天下之公也。願陛下明勅群吏。各公乃心。務輸忠實。毋或循私。以為雷同。有所建立。不憚可否。參於至當。以合乎孔子所謂不同之義。則政和之効。出前古矣。詩曰。不競不綽。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適。此言湯政之和而獲天福也。惟陛下留神天下。幸甚。

區之忠。惟陛下留神幸察。臣以太常職事。實導郊禋。竊見陛下禩獻太廟十室。聖心感動。涕泗橫流。侍祠之臣。何助惻楚。然臣以謂陛下念祖宗艱難之功。必思所以持盈守成。慕神考勛勞之德。必思所以繼志述事。况於宗社之大本。生民之大計。得不深慮而熟察之乎。臣伏觀陛下自臨御以來。追紹先烈。所以持盈守成。繼志述事者。無所不至。遠欲據祖宗之宿憤。近欲成神考之貽謀。因契丹之衰亡。復燕山之故境。此誠不世之功。而甚盛之舉也。然而謀事之臣。動失機會。統兵之將。多違指蹤。糧餉有飛輓之勞。賂道有貪婪之患。全國敗盟。羽書狎至。常勝失守。存亡未期。自燕地以南。無高山深林險阻。以為捍蔽。自大河以北。有頻年盜賊。郡縣為之蕭然。設使犬羊之衆。蟄結蟻聚。侵邊徼而摩封疆。將何以禦之。此誠宗社危急之秋。陛下側席求言。而忠臣義士。奮不顧身。以報國家之日也。竊聞有旨。召侍從之



臣聚議各具所見以聞。有以見陛下焦勞慨然有納用羣策之意。臣以庶僚疎賤不獲與議論之末。竊自傷悼。久抱孤忠。考古揆今。參之天人之際。日夜念此至熟。仰荷陛下知遇。寧忍緘默不言。以圖補萬分之一。敢忘越職犯分之罪。冒進忱辭。惟陛下赦其狂瞽而詳擇其中。臣竊謂當今禦戎之急務。雖在於選將勵兵。多方捍敵。然要須治其本原。敵乃可制。杜牧所謂上策莫如自治。而以浪戰為最下策者。誠為知言。前者已不可悔。後者猶可圖也。臣謂治其本原者。其說有五。一曰正己以收人心。二曰聽言以收士用。三曰蓄財穀以足軍儲。四曰審號令以尊國勢。五曰施惠澤以弭民怨。臣所謂正己以收人心者。比年以來。般運花石。軸轆相銜。營繕宮室。斧斤不輟。製造器用。務極奢巧。賜予之費。靡有紀極。燕遊之娛。倍於曩時。此皆上累大德。下失羣心。蠹耗邦財。斲刈民力。積以歲時。馴致今日之患。非偶然也。

孔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曰。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凡此數事。皆陛下耳目玩好嬉戲之具。於事為甚輕。然而實害天下之大計。於體為至重。乍而罷之。一念之頃。斷自聖心。夫復何難。此令朝行。人心夕改。所謂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修己安人。而比隆堯舜者。陛下豈不優為之。臣願陛下降明詔。罷花石之運。停營繕之工。咸製造之局。省賜予之費。節燕遊之娛。凡應奉之物。一切禁絕。如已詔。停罷前項數事。更願以至誠惻怛之意。加之深省。前失無以事勢稍緩。即復施行。要在使眾必信。上以昭聖德。下以收人心。可乎。臣所謂聽言以收士用者。比年以來。忌諱眾多。人材鮮少。諂諛之說日進。忠骸之言不聞。譬猶一人之身。眾病交攻。不求瞑眩之藥。而望厥疾之瘳。不可得也。夫中材之士。正須崇獎。乃敢展盡。况復摧抑。誰復納忠。是以大臣以將順為任職。而不肯諫。小臣以畏縮為得計。而



不敢言。侍從之列。懷榮寵而謀身。臺諫之臣。舉細故以塞責。習熟見聞。馴致今日之患。亦非偶然也。書曰。后從諫則聖。傳曰。武王諤諤以昌。以陛下之明。而招徠羣言。廣諫益聖。天下之事。有不足為者。况區區之夷狄。何足深畏。孟子曰。聞以七十里而有天下。未聞以千里而畏人者也。况以天下之大。而畏夷狄哉。方今賢士大夫。或伏於下僚。或遯於山澤。以陛下無至誠聽用之意。皆閉其言而弗出。平日陛下所取謀而聽用者。不過左右近習之臣。陛下以今日之事思之。果能有濟乎。臣願陛下降明詔。求忠讜之言。延草茅之士。許侍從同薦。或自薦達。便殿賜對。不拘以時。使之展盡底蘊。虛心以聽之。言而是。舉行其策。而隨加擢用。言而非。亦加慰勞。而勿復譴責。仍於詔中明著悼往年求言加罪之失。凡百忌諱。一切蠲除。上以廣聖聰。下以收士用。可乎。臣所謂蓄財穀以足軍儲者。臣聞人以財而聚。兵以食為天。

雖有良將銳卒。非財莫能使也。雖有金城湯池。非穀莫能守也。財穀之蓄。平日猶不可緩。况於用兵禦敵為持久之計哉。此年以來。用度無節。侵耗日多。財匱而府庫虛。穀散而倉廩竭。物力既耗。人心驚疑。如居風濤。洶洶靡定。今日所以給軍費。不知陛下於何所取而足乎。取之內帑。而內帑有盡。取之封樁。而封樁已無。取之闔閭。歛散之術。而權貨之法已殫。取之橫賦暴斂之政。而吾民之力已困。正當苦節。以為足用之計耳。近者置司講議。矣本末先後之序。凡所裁減。類皆毛舉。僅及百分之一二。而真所謂無名之費。不急之務。初未嘗裁減也。况於權臣貴戚。近幸之臣。開端援例。以沮壞之。有裁減之名。無裁減之實。怨謗紛然。何補於事。今日之勢迫矣。屯兵數十萬。糧餉錫賚。其費不貲。又將取於吾民。如前日之免夫錢。則四方盜賊。圍視而起。豈不趨禍亂哉。臣願陛下深思熟計。如臣前之所陳。既罷花石營繕。



製造賜予燕遊應奉等事。明詔有司。將常日逐項錢物盡歸版曹別項。樁管專給軍費。御前不復取索。有司不進關子。有不如詔。重寘于法。又詔宰執文武百官俸給米麥減半。宰執及觀察使待制以上官在京有物業者。仍令各進家財以助國用。事平旋行給還。在京上戶願進者聽。優與官職。又詔諸路漕臣以上供斛斛及自御前撥降錢帛。日下於淮浙沿流州軍。高價糶穀。多方措置人船。星夜起發。以實中都。斷而行之。勿為浮議所沮。財穀充物軍儲有餘。則夷狄不難禦也。臣所謂審號令以尊國勢者。臣聞人主深居九重之中。所以宰制萬邦。役使群衆者。莫大於號令。號令者國之紀綱也。其在天如風雷在人如血脉。風雷不失其序。則萬化成。血脉不悖其理。則四支運。故人主之於號令。必審諦而不妄發。則威信立而國勢尊。下之仰上如天。惟其所命。民之視君如心。惟其所使。此帝王御天下之常道也。比

年以來。發號出令。初莫之審。朝令夕改。初不必行。密降旁出。而三省密院不與知。束以峻法。而給舍不敢駁。夫元豐釐正三省密院之制。皆所以奉行天子之號令者也。二三大臣與夫給舍之官。皆陛下親擇而信任之者也。號令之出。而二三大臣或不與議。號令之行。而給舍之官不得舉職。是朝廷為虛設。而政事之出。所以多門也。首尾衡決。先後錯忤。有司疑於趨赴。四方無所適從。陛下方以摠攬權綱為得計。而不知國勢已卑矣。臣願陛下深究神考設官之意。每下號令。必與二三大臣謀之。無使非其人者得與。其或未允。聽給舍得以審駁。令出惟行。而無反汗之譏。信賞必罰。減去私意。則州縣將吏兵民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夷狄不難禦也。臣所謂施惠澤以弭民怨者。臣聞民之恃財以生。猶魚之恃水以活也。王者之澤被於民。深譬如江湖散漫悠遠。魚於此而相忘。豈有他哉。用之有節。取之有道。不奪



其所以相生養者而已。比年以來。用度既廣。取於民者。常賦之外。其目繁多。絮帛則有和買。預買。有泛買。有常平司和買。有應副燕山和買。米穀則有和糴。有均糴。有補發。上供和糴。有應副軍糧和糴。有撥發輦運司和糴。名曰預買。無錢可數。名曰和糴。其價每下。又以官告度牒鈔書准折。衆戶共分。皆為虛名無用之物。此外又有茶鹽敷配課額。賊吏猾人。因緣侵漁。一家之產。隨其高下所出。如此。欲其不飢寒轉徙得乎。東南之民。耳目見聞。水漕而陸輦者。又皆花石應奉。不悉之物。愚民無知。以謂奪其父子兄弟夫婦。所以相生養之具。盡於錙銖。而用之如泥沙。以供浮費。欲其不興怨謗。何可得哉。是以頃歲江浙巨盜一呼。從之者。飈舉而雲集。東北嘯聚。至今為梗。職此之由。方今邊鄙震聳。人心驚疑。深慮窮民復起為盜。則腹背受患。何以支吾。臣願陛下明詔州縣。凡積歲欠負。並與放免。近降措置財利指揮。

如鈔旁錢。免行錢。醋息錢之類。一切停罷。庶使民心安妥。而姦猾不得以搖之。此不可緩之策也。臣前所陳五事。如蒙陛下詳察而施行之。則所謂上策。莫如自治者。其大槩已舉矣。變危為安。莫先於此。至於選將勸兵。多方捍敵之策。臣請試為陛下陳其梗槩。捍敵之策。其說有十。遣大臣之有智謀權畧。素為天下之所信服者。為大帥。盡統諸將。聽其節度。推轂授師。不從中制。使兵勢不分。一也。選諸將之鷙勇。有謀素為士卒之所信服者。各將所部分據要害之地。使緩急首尾相應。可以抗敵。將不足。則募大小使臣。武舉及第。或曾立邊功者。召問方略。擢而用之。二也。遣畿甸禁兵不足。則揀擇雜役諸色廂兵之強壯者。又不足。則起河北及畿甸保甲。又不足。則募民之願為兵者。務令數多。張大形勢。使虜莫測。又以羽檄起天下兵。盡赴京畿。使無外重內輕之患。三也。恃河以為固。旁近州縣。屯宿重兵。營壘相望。



以衛京師。持重養威。勿與之戰。待其糧竭勢衰。然後議之。四也。屯戍將兵糧餉錢帛。皆自中都應副。優加撫卹。勿使闕乏。別置將兵防護餉道。五也。並河州郡。選擇守臣。素有風力。可委任者。易去疲懦。許以便宜從事。在朝無其人。則召自外方。起於閑廢。務在協力。公心推選。六也。募文武小官。有膽智辯辯者。授以高爵。奉使兵間。卑辭重幣。復約和好。以緩師期。使吾事可辦。七也。河北諸郡。令堅壁清野。人民入保。使進無所獲。糧餉有時而窮。犬羊之衆。難以持久。八也。按地圖。相形勢。命並塞諸道。控制要衝。扼其歸路。擾其餉道。使退有所虞。不敢深入。九也。夏戎窺伺中國久矣。乘我之釁。安知無跳踉之心。今起西兵而召其將帥。彼或謀却。敢肆猖獗。又生一患。則陝西河東諸路。不可不虞。十也。凡此十策。雖腐儒之常談。然不可不察。更願陛下召宿將知兵者。與廟堂深計之。昔漢文帝時。匈奴大入邊。乃命周亞夫等

三將軍。軍灃上棘門細柳。以備胡。文帝親勞之。禮成而去。臣願陛下命將帥。統六師。屯于近郊。訓練士卒。陛下親臨以講武。振揚天聲。以勵士氣。鎮之以靜臨之。以威。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亦一策也。夫夷狄敗盟。侵犯邊境。自古有之。唐太宗時。突厥頡利飲馬於渭水。去長安不百里。太宗與六騎幸渭上。逆折之。頡利遂遯。本朝景德中。契丹犯澶淵。去都城纔數驛。真宗渡河親征。契丹遂和。何則。師直為壯。在我者理直而有備。士心奮勵。氣固足以吞之。臣願陛下先留意於自治者。而以捍敵為餘事。自治之策。尤以收人心為先。不可以為非。今日用兵之急務也。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珠玉。犬馬而不得免。太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去之岐山之下。居焉。從之者如歸市。非得人心。則雖將避狄人。誰與居。况欲合衆智。協衆力。使將帥忘生。卒伍用命。士有死志。民無離心。以捍難制之虜。為宗社



蒼生之計哉。願陛下無忽。臣聞良藥苦於口而利於病。忠言逆於耳而利於行。前事之驗。後事之元龜也。臣昨於宣和元年任起居郎日。因都城暴水變故。嘗具狀奏乞陛下寅畏天戒。招徠讜言。仍乞因侍立直前奏事。區區之意。實有所懷。以謂陰氣太盛。恐有盜賊猖蹶。夷狄憑陵。兵革之事。不可不戒。有其兆而事未見。難於顯言。故欲面奏。蒙謫降遠小監當。雖抱愚衷。不能自達。逮今七年。而盜賊夷狄之患如此。乃知天人之際。不可誣也。惟先格王正厥事。上以動天意。下以感人心。天意人心。去就之際。間不容髮。動天以實。而不以文。感人以行。而不以言。正在今日。臣願陛下萬機之暇。中夜以興。仰思祖宗勤勞積累。基構界付之重。俯為子孫蕃衍。衆多萬世無窮之計。留意於我臣之言。夫心之精微。非書之所能盡也。陛下清燕之間。何惜榻前咫尺之地。不使臣進對。得盡其心。以報盛德。伏望聖慈。特降睿旨。許

臣不隔班。先次上殿。及與衆聚議。庶幾芻蕘之言。或有涓埃之補。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非獨臣之幸。乃天下之幸也。干冒天威。無任戰越惶懼之至。

綱又奏曰。臣伏觀陛下近降詔旨。不係元豐官制事目。增置官局等。令大臣取索條畫措置。以聞。此有以見陛下深惟政本。而有裁省官局之意也。又詔內外官司。立旁通格目。令各修具元豐紹聖崇寧政和年分財用之所出入。見在侵支實數。以聞。此有以見陛下深惟邦計。而有均節財用之意也。恭惟陛下躬聰明睿智之資。撫承平熙洽之運。繼神考之志。述神考之事。其所施設而已然者。遵制揚功。而率由之。其所有意而未備者。增光潤色。而推廣之。建立制作。法度禮樂。凡百王之所不敢睥睨者。悉舉而行之。以大有為於當世。然則增置官局。亦不得不多。支費財用。亦不得不廣。實理之所當然也。今紹述之道。



罔不完具。政立而法度已彰矣。教行而禮樂已著矣。陛下儲神穆清。宅心昭曠。日隆於清靜。無為之化。則去其華而實之。猶彼春夏。歛為秋冬。而歲功成。省官局之冗負。以嚴政本。節財用之浮費。以裕邦計。亦理之所當然者。是宜深軫淵衷。命廟堂之臣議此。以為先務也。然臣竊謂一而不易者道也。徒而不留者時也。有天下者執道以御衆。必有以體其常。治天下者應時而造法。必有以通其變。陛下紹述神考之道。措之德業。固將傳之無窮。施之罔極。以垂訓於萬世。至於以熙豐之時而視今日。則生齒之衆多。事為之叢鉅。豈特相倍蓰而已哉。然則裁省均節。固不能悉視於熙豐。蓋亦揆之以適度。之以時。損益盈虛。惟義之適。立為中制。使無太過不及之患。則實有在於今日之舉。臣愚伏望聖慈。親詔二三大臣。審圖之熟慮之。可否相濟於未然之前。號令必行於已出之後。斟酌調劑。適于厥中。官局之可省者。省之。必務合於人心。財用之可節者。節之。使無損於國體。以道為公。惟義理之為從。成一代之宏規。以昭陛下達用皇極之道。天下不勝幸甚。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四十四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四十五

治道

宋欽宗即位初。李綱上疏曰。右臣伏觀皇帝陛下。誕膺天命。撫臨萬邦。天地神祇。永有依歸。華夏蠻貊。永有承事。神人交慶。海寓騰歡。道君皇帝體道法古。因天順人。不貳不疑。傳付大器。授受之際。燦然明白。雖堯之禪舜。何以加此。下視漢唐。無足比數。此誠宗社之休。而生靈之福也。然臣竊謂陛下。主鬯春宮。茲踰十年。孝友之美。實形四方。英偉之姿。久動群聽。道君皇帝眷佑一德。方茲艱難。付以宗社。生靈之寄。天之所歸。豈曰人力。然而方今夷狄憑陵。中國勢弱。姦邪充斥。君子道消。法度紀綱。蕩然無統。陛下履位。適當斯時。得上應天心。下順人欲。外攘戎狄。使中國之勢尊。內誅姦邪。使君子之道長。以副道君皇帝所以付託陛下之意哉。邇者道君皇帝下罪己詔。罷不急之



務蠲煩苛之令。除培克之法。招徠忠讜之言。討論捍禦之策。唱於前。陛下不可不和於後。造於始。陛下不可不續於終。正猶堯之禪舜。論共鯨兇苗之罪。皆在堯時。而四罪之誅。使天下咸服。必居舜日。然後元凱可進。法度可修。四目可明。四聰可達。庶政惟和。萬邦咸寧。以成垂拱無為之治。仰惟道君皇帝。既已為宗社生靈之故。親御翰墨。悔前日之非。播告四方。不匿厥旨矣。則夫左右恩寵之臣。造作邊事。養成禍胎。屢覆王師。貽患宗社。有如童貫者。招權怙勢。首為兵謀。以佞幸之姿。據師保之任。有如王黼蔡攸者。以穿窬之質。挾姦雄之謀。作竒妓淫巧以蕩上心。運花石竹木以斂民怨。有如朱勔者。豪奪民田。掊歛財賄。剥下奉上。依勢作威。有如李彥者。恃寵眷之私。擅威福之柄。招兵自衛。失禁旅之心。有如高俅者。罪實比於四凶。誅宜行於兩觀。陛下以其久在道君皇帝左右之故。未欲誅殛。亦宜流竄遠方。以

正典刑。而自即位以來。今已累日。寂然未聞決斷之詔。群心憂疑。其何以仰副道君皇帝畀付之意。上應天心。下順民欲。而使夷狄知中國之威。遠巡而不敢進哉。臣愚伏望陛下。運以乾綱。照以離明。為宗社生靈大計。斷而行之。天意昭答。人心悅服。則夷狄不難禦矣。昔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陛下即位累日。而未行虞舜之政。臣竊惑之。至於宰相臺諫之臣。亦宜罷黜。慎擇其人。以協惟新之政。何則。天下之事。惟宰相可行。而臺諫可言。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立乎殿陛之間。與天子爭是非者。臺諫也。宰相得行其道。臺諫得行其言。一失其職。則為宰相者。何以揆百官而撫四夷。為臺諫者。何以糾官邪而諫王惡。冒寵尸祿。無補國家。噤默不言。致危宗社。其罪豈淺淺哉。臣竊觀道君皇帝深悼前失。欲收天下之心。而降哀痛之詔。罪已之言。所不忍聞。仰讀之人。為之掩泣。此誠禹湯



之用心也。抑畏之極。至於感疾。遜位退居舊宮。人主如此。而宰相臺諫之臣。偃然如故。恬不為怪。此何理也。譬猶庸醫之療病。已致人於危困。猶且顧視財賄。自為身謀。不忍捨去。而慮他人之軋己也。求病之瘳。豈可得哉。為今之計。正宜深訪博採。求人於閑廢踈賤之間。所謂擢卒為掎。拔士為相者。正今日急務也。惟陛下留神幸察。臣愚慙無取。惟好讀書。深考古人論議。天人之際。竊有所見。往年任起居郎日。因都城暴水。變異至大。嘗具狀奏乞。因侍立直前奏事。區區之誠。以謂陰氣太盛。恐有盜賊夷狄兵革之事。有其兆而未見。難於顯言。故欲面奏。尋蒙謫降。惓惓之忠。無以自達。去國七年。而盜賊夷狄之患。相仍如此。乃知天人之際。若合符節。不可誣也。請以比年以來。天人之際。及今日之事。為陛下詳言之。崇寧之間。蚩尤之旗。見其長半天。宣和之初。赤氣夜起。自西北至於東南。此皆兵象。禍大而應速。今

年冬日之至。熒惑入南斗。端誠殿稱賀。梟鳴于廷。此皆不祥之兆。惟正心修德。大有變革。乃能銷弭禍故。導迎福祥。昔宋景有善言三。而熒惑為之退三舍。此必至之理。不可忽也。陛下傳位之初。前兩日昏翳四塞。日光不明。陰慘之氣。無風而慄。至暮日入。赤光散溢。此君道衰弱。議論未定之兆也。陛下即位之日。日暈五色。帶黃赤珥。兩日相摩。正同藝祖受命之應。此天人協贊之符也。然而御垂拱殿。見群臣之後。蒙氣四起。暴風從西北來。越翼日。天氣清潤。日華騰輝。明而未融。方中蒙氣復作。至暮乃散。臣竊以法推之。日者君象。君以剛明為道。君道明。則日光盛。而群陰伏。今如此者。殆陛下即位之初。退托謙損。未摠權綱之所致也。平時猶可如此。今事勢迫急。夷狄寇邊。日有變故。乃宗社安危之秋。豈可平時比哉。上天垂象。所以警戒陛下者。甚厚。願陛下察臣前之所言。密詔親信大臣。條具過惡之甚者。明正



典刑。過惡之輕者。量加貶謫。然後下寬大之詔。一切不問其餘。以安反側。則主勢強而天意得。人心服矣。推此以往。雖致極治之太平可也。臣素愚直。為衆所知。方陛下聽政之初。昧死上狂言。惟陛下赦其罪而取其忠。天下不勝幸甚。

靖康元年三月。校書郎陳公輔條畫十二事上奏曰。臣近者兩蒙聖恩。召對親奉玉音。事平之後。當急於圖治。此實天下幸甚。臣不勝踊躍抃蹈之至。臣聞之。聖人不先時而起。不後時而縮。凡興事造業。扶危救衰。要當勇於力行。敏則有功。烏可以後時哉。伏自陛下臨御以來。天下迄頸舉首。同望新政。遲遲未聞。民固感矣。况今宗廟垂休。神祇降福。陛下聖德所感。強兵宿將。皆願盡力。軍聲大振。虜氣已奪。欲和與和。欲戰必克。事之可平。在旦暮矣。然則陛下圖治之計。宜早定。睿謨以慰天下之望。不可緩也。臣自念平昔有致君澤民之志。有犯

顏逐耳之言。無路而不得進。今幸遭遇陛下。慨然願治。容受直辭。乃臣自效之秋。臣不避萬死。條畫十二事。皆今日治所宜先者。預以奏聞。伏乞聖慈。貸臣狂愚。少賜睿覽。謹具列其目。一曰審因革。臣聞聖主立法。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可則因。否則革。未嘗拘於一而不知變也。國家祖宗之法。善矣。至治平而稍弊。故神宗皇帝革而新之。凡以隨時之宜。適民之欲耳。比來專以不變熙豐之法為紹述之孝。不問時之所宜。民之所欲者。曰以不變為孝。則是神宗自不當變祖宗法。蓋法無必因。亦無必革。惟其當而已。况今吏員猥多。賦役煩重。政令數易。紀綱隳壞。以至養兵取士。馭吏牧民。皆不如古法。至於此而已弊矣。尚何紹述為哉。臣願考祖宗之法。與今日所行。善者因之。否者革之。詳求博取。精思熟慮。擇其至當者。著一代良法。不必拘拘以紹述為名。而失其實也。二曰論大臣。臣聞天子所與共天下者。七八



大臣得人則朝廷正。百官治。海內和平。四夷效順。苟非其人。天下不  
寧。豈可不論哉。傳曰。人主之職。論一相。相之難其人久矣。古之論相  
必曰才足以有為。識足以有明。量足以有容。三者固難全矣。有一於  
此。亦可任焉。乃若以道事君。以公滅私。則難其人矣。惟以道事君。則  
自任以天下之重。毀譽得喪。不以動心。聲色富貴。不以累志。可則行  
之。不可則止。唯以公滅私。則孤忠自許。不立朋黨。所以鈞陶天下。進  
退人才。一付以至公。未嘗有意於其間也。本朝惟李沆韓琦為真相  
焉。近時此風無復存者。陛下承變亂之後。將大有為。必得賢相共圖  
治功。臣望陛下詳擇而審考之。則必有名世之才為時而出者。至於  
樞密之地。政事之本。網轄之任。亦必擇其真賢實能。人望所歸者。儻  
無其人。自可兼之。不必備也。三曰辨邪正。臣聞正臣進者。治之表。正  
臣陷者。亂之機。自古治亂。必主乎邪正。自古之人。君所以任賢。勿貳

去邪勿疑。唐太宗知士及之。佞德彞之。姦而不用。至房社王魏。則任  
之不疑。所以成貞觀之治。明皇之初。委任姚宋。以致太平。至於末年。  
罷張九齡。相李林甫。則治亂自此分。甚哉邪正不可不辨也。然邪人  
乘間窺伺。揣合主意。阿權事貴。持祿固寵。故人主易以信。正人責難  
於君。不務苟且。直道而行。無所附麗。故人主易以疑。此唐德宗所以  
於裴延齡輩。則委任不移。於陸贄。則佛然以讒倖逐也。臣願陛下於  
易信者。不可以輕信。於易疑者。斷之以不疑。庶幾可得其實也。四曰  
明賞罰。臣聞賞當賢。則臣下勸。罰當罪。則臣下畏。賞罰者。人主之威  
柄。安可以不當哉。國家承平既久。萬事姑息。故爵賞太濫。典刑太輕。  
貴游子弟。雖乳臭小兒。照班侍從。應奉官吏。雖蒼頭奴隸。躡取顯仕。  
兩府大學。而身不任責。直閣待制。而眼不識字。伶倫嬖倖。醫卜伎藝。  
身被朱紫。家盈金玉。豈非爵賞太濫耶。漢法。大臣有罪。皆弃市夷族。



本朝祖宗恩德之厚。未嘗殺戮大臣。然竄逐嶺表固有之矣。近時大臣懷姦誤國。天下疾之。乃令間居都城。坐享厚祿。其他朋邪諂佞之徒。姦賊狼籍罪惡昭著。方且結交權貴與之營救。或貸而不問。或朝竄夕召。豈非典刑太輕耶。夫爵賞濫則人多僥倖。典刑輕則下不畏法。此所以至於危亂也。臣願陛下深鑒此弊。愛惜名爵。不輕以與人。明正典刑。不失其罪。賞以春夏。刑以秋冬。如天地之無私。則天下之治舉矣。五曰廣言路。臣觀自古人君。苟不至有大惡如桀紂者。未嘗不欲納諫。然卒至於言路壅塞。天下潰亂者。皆權臣蔽之。元帝之初。聽蕭望之。劉向所言。及恭顯用事。則不能容。成帝之初。數下明詔求言。公卿奏議可述。及外家擅權。則不復聞矣。國家祖宗之時。大臣皆公心直道。故朝廷詔令有未便者。臣下得以直言。雖天子震怒。大臣方極力救之。至熙豐以來。用事者欲新法必行。恐人異已。故排斥羣

議。有出一言。則謂之沮壞良法。必逐之而後已。諫官御史。以其黨為之。觀望成風。無復公議。方太上皇帝詔求直言。言之不中。亦不加罪。及蔡卞乃盡治言者。如陳瓘等皆當世端人。擯死不用。士論痛惜。臣觀今日其弊極矣。大臣樂軟熟而憎艱切。臺諫之官與夫縉紳之士。相習一律。間居議論。無敢及國家安危生民休戚。况望於人主前。爭是非利害耶。所以上下欺罔。誣謾無所不至。而召天下之亂也。臣願陛下以前日為鑒。擇臺諫官。責其言事。不稱職者。凡政事法度有可議者。詔臣下集議。各獻其說。無令權臣壅蔽聖聰。則人人皆願明目張膽。效區區之忠。下情不患不通矣。六曰勵風俗。臣聞士大夫者。風俗之所繫。朝廷用賢士大夫。以職業成政事。以行義率風俗。則民德日歸於厚矣。近時士人以剽切記問為讀書。不能行其所言。以纖艷浮巧為能文。不能先以器識。以傾險變詐為有材。不能持以義節。士



之所尚如此。而在位大臣亦以此為用人之先。故奔競成風。巧偽相  
翫。禮義廉恥。浸以凋喪。而天下日流於薄也。臣願陛下稍革此弊。令  
廟堂之上。選公忠廉退純實篤厚之人。用於朝廷。其浮躁銜露傾邪  
險薄者。黜之。示以好惡。則天下之士。皆相率為善。可以革浮薄之風。  
成忠厚之俗也。夫忠實文之政。三代所以相救。臣觀今日禮法度數。  
失於太繁。聲名文物。皆非實用。習俗滛靡。人情澆偽。可不救之。以質  
歟。七曰收權綱。臣聞太阿之柄。不可授於人。人主之權。不可移於下。  
漢自昭帝之時。大臣秉權。宣帝承之。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所以收威  
權於上。而成中興之功。及至元帝。牽制文憲。優柔不斷。故漢業衰焉。  
臣觀太上皇帝。本以寬厚曠達之性。在位日久。不防姦邪。浸以欺惑。  
故群小狃狎。權移於下。而威令有不至於不行。臣願陛下深鑑此弊。排  
斥群邪。奮然獨斷。使威權皆出於人主。則綱綱廢紀。可以復振。而天

下之治。無患不成矣。八曰抑宦侍。臣聞柔曼傾意。佞諛盜朝。漢唐禍  
亂。皆原於此。不可不知也。然此曹蠱惑人主。皆以其嗜好入之。今陛  
下勤儉之德。出於天性。聲色狗馬。觀游宴樂。皆肆不近。彼固無所肆  
其巧矣。然尚有可戒者。不宜崇其爵位。任以事權。蓋崇其爵位。則志  
得意驕。任以事權。則作威作福。唐太宗時。內侍不立三品。不任以事。  
惟閤門守禦。廷內掃除。可謂深鑒此弊矣。至於進退人才。尤不宜與  
之謀。孔子不主癰疽瘠環。孟子不畏臧倉。聖賢君子。寧沒身不見。任  
用。豈肯附麗幸臣耶。其所以寅緣干進者。必明邪儉薄之小人也。懷  
姦之臣。皆倚之。以為重。卒亂天下。可不鑒之哉。九曰治財賦。臣聞古  
者制國用。皆量入以為出。是以祖宗盛時。歛取有經。用度有節。無虛  
費。無妄予。故常賦之外。未嘗一取於民間。而聚斂興利之臣。亦不得  
容其姦矣。比年費耗百出。征求無藝。聚斂興利之臣。專以上供為名。



侵漁百姓。無所不至。州縣率掠民不聊生。陛下今日雖已盡罷御前  
供奉所須之物。奈何軍興之時。財用窘急。於取民者。尚或未已。臣願  
事平之後。詔有司以一歲經費。立為定額。常賦之外。如茶鹽法。刻民  
尤深者。一切講究。取其中制。輕徭薄賦。與民休息。使海內富庶。如祖  
宗時。國用亦無患。其不饒。所謂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也。十曰崇儉約。  
臣聞儉為德之基。侈為患之大。帝王所以訓天下。未有不以儉德也。  
比年承平既久。海內富庶。驕侈不期而至。故尊卑上下。內外遠近。皆  
以法靡相勝。衣服飲食。極其珍異。車輿屋宅。飾以金翠。聲樂玩好。觀  
游燕樂。其費不貲。而物價騰踊。細民窮苦。蓋不可不節之也。上之所  
行。下之所效。陛下在東宮。儉德著聞。今日臨御。專以敦朴為天下先。夫揚  
縮。八臣也。以清德在位。能使人減。勸徹御。罷去聲樂。况以一人而躬  
行者乎。然羔羊在位。節儉。雖以化文王。而有刑威之政存焉。臣願陛

下明詔四方。痛革前日侈靡之弊。有不懲者。重寘以法。自京師貴近  
始。則此風可消。而天下富足矣。十一曰重外官。臣聞監司天子外臺。  
守令民之師帥。監司得人。則一路受賜。守令得人。則郡縣被澤。此不  
可不擇也。近時除擢監司。或出貴倖之門。或繇宰執親黨。不觀才能。  
不問資格。至於郡縣。尤不擇人。侍從之官。得罪朝廷。乃付以民社。貧  
饑之吏。干求權要。乃得除郡。士人以縣令為俗吏。不肯注受。吏部以  
縣令非要官。不加銓擇。故為監司者。人微望輕。不能舉善懲惡。為守  
令者。曠官慢法。不能承流宣化。上下蒙蔽。肆為姦欺。窮困之人。無所  
告訴。臣願陛下謹重外任之官。凡監司有闕。選卿監省郎。藩府有闕。  
選侍從官。所以均其內外。更其勞逸。其餘郡守之闕。盡歸吏部。如祖  
宗時。以分數資望。依格授之。任久其任。無令數更易。至於縣令。雖有  
吏部選格。更令侍從官舉充。其有治狀優異。委監司御史考察。以聞。



持加陞擢。使人知郡縣為重。不敢不勉。而四方萬里皆蒙朝廷德澤矣。十二曰修武備。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治天下國家。未有能廢此也。祖宗盛時。邊備尤謹。比來委任非人。故守禦中國。禦戎安邊之策。一切壞盡。是以夷狄一旦長驅而前。良可駭嘆。臣願陛下深鑒前日之弊。以武事為急。內自京師。外至郡邑。講求兵備。盡如祖宗之時。況今金寇雖已出境。秋冬決須復來。河東河北兩路尤當備禦。亦宜早為之計。糧不可不積。兵不可不募。將不可不擇。城池不可不固。車馬不可不修。器械不可不備。臣料此等廟堂講究熟矣。不復具陳。姑舉其略而已。緣臣所論十二事。其次第雖有先後。然皆今日之急。至於武備。議者必曰當在所先。而臣獨後之者。蓋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至於宣王亦曰。內修政事。外攘夷狄。今日雖夷虜深入。禦之為先。以臣觀之。朝廷若法度修舉。大臣得人。賞罰無私。風

俗歸厚。以至下情得通。權綱不失。大畧如臣前項所陳。則天下國家無有不治矣。彼夷虜自當懷德畏威。望風遠遜。豈足憂哉。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孟子曰。王如施仁政。可使制挺以撻秦楚。堅甲利兵。臣所聞如此。惟陛下不以為迂闊不勝幸甚。

侍御史曹輔上言曰。臣聞萬幾萃於一日。可謂至煩。數十年蠱壞之業。救於一時。可謂至難。以至煩至難之任。付於吾君。而欲責効於暮月之間。有撥亂興衰之志。奮而行之。則善矣。若支傾補漏。循襲故常。臣不知其可也。今天下危疑之事。駭心動目。卒然而至者。時有之矣。堂陛之間。相視失色。無借箸之略。而有失匕之驚。甲可乙否。紛如聚訟。俯仰踟躕。而機會已失。不可追救。往往轉易而為難。垂成而遂壞。痛心切骨。貽恨無窮者。每每有之。曩者賊去渡河。繼而弗擊。是一失也。非不識之過乎。至今天下調兵饋糧。疲弊生民。以貽宵旰之憂。殆



為是也。不斷為患。顧不大哉。僥倖之門。正如是道。平旦啓關。側肩而入。以其貨賄之所聚也。紛紛勢利之場。又甚於此。前日濫恩。冒賞稍行禁止。而一時橫竊名器之人。亦皆斂迹。僥倖之門。似將少塞。今又大啓。苟賤不廉之徒。彈冠復出。富商巨猾。挾貨獻巧。伺候權門。小夫下伍。躡足俟進。是必有以姑息之恩。干動聖慈。有以造謗生怨之語。妄搖聖慮。既以姑息為恩。以造謗生怨為可慮。則自時取後。小人成群。決不敢去。而刑罰大柄。得無委墜而不舉乎。是又不斷之過也。僥倖既多。奔競益起。悠悠風靡。誰復抑之。不斷為患。顧不大哉。言路初開。諫官臺臣。摩肩而進。其間亦有挺節徇公。捐軀報國之士。欲効涓埃。以助明時。陛下溫顏下訪。若水投石。陛下之於言者。可謂真有意矣。然奏章十上。六七不行。縱或行之。聊復應耳。初信之。抑又疑之。初許之。抑又拒之。得無有以私見曲說。進陳是非者乎。得無欲隔絕言

路。故為沮折。使不得一伸其喙乎。陛下亦為之不信言官。輒寢其奏。是又不斷之過也。夫臺諫所採。惟公論耳。公論所許。從而與之。其所不許。從而擊之。苟言官屢發弗售。則公論遂廢不行。古今未有無公論而能善風俗者。治道陵遲。誠有以也。不斷為患。顧不大哉。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夫知其賢而任之。又以人之言而貳焉。則賢者退。藏於深渺。知其邪而去之。又以人之言而疑焉。則邪者朋比。而求撥今者。姦諛在位。能盡去乎。內官領職。干與兵柄。能盡罷乎。陛下明知其人矣。言者屢上。而依違不遣。是又不斷之過也。卒之為姦佞者。朋比欺蒙。上下睽隔。鬻恩弄權。妨功害能。預兵柄者。縱暴逞威。呼吸變故。蜂蠆在懷。去則必復。不斷為患。顧不大哉。人主之於大臣。待之至優。責之甚重。不優則不足以示君之施。不重則不足以効臣之報。古者公卿大臣。天地有大變。賜之牛酒。則以不起聞矣。職不勝任。榮書



一季則布衣出府矣。若有他失。則梭車牡馬歸以思過矣。其所責顧不重哉。今聖主所以禮貌大臣。可謂至矣。其敢不竭所以報乎。前者河東之役。神師中戰歿。七統制師皆潰。正緣糧乏兵飢。廟堂因循失於措畫。而敢坐視其敗。略不引咎。近日彗星出東北。十月不滅。而論道燮理之臣。擊鍾鼎食。曾莫微嗟。主憂臣辱。此語端為何哉。而天度包荒。終不忍詰。是又不斷之過也。臣恐自是利則同享。患則相棄。有全軀保妻子之念。無安國衛社稷之心。堂堂再造之基。誰與共圖。不斷之患。顧不大哉。古語不云乎。日中必曩。操刀必割。負扆而立。垂裳而治。必取諸咎。良有以也。易於乾曰。剛健中正。於丈曰。剛決柔也。臣望陛下體乾之健。乘丈之剛。雷厲而風飛。陽開而陰闔。君子怙焉。小人懼焉。中興之業。何慮其不成也。

晁說之上奏曰。臣聞王制司徒之職曰。一道德以同風俗。傳曰。剛柔緩急。聲音不同。繫水土之風氣。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無常。隨君上之情欲。謂之俗。是俗可同也。風莫之能同也。五十年来。學士大夫不約而同稱焉。曰。一道德以同風俗。同其所不可同者。遂至設重賞以禁民之口。逞虐刑以奪士之職。人無強弱。必責之以隨順。便辟士無大小。皆待以諸侯之享。與不享。專利不遺纖介。黷兵無有寧歲。小人得志。君子失措。熾為尚同惡異之政。貽天下後世之害。實自乎顛倒六經。飾六藝以文姦言之故也。臣愚望陛下深留神加察。

校書郎余應求條畫利害疏曰。臣昨嘗面奏有治道之得失。時政之因革。及條畫當今利害文字。伏蒙聖慈。令臣繳進。臣已進入訖。然臣區區之意。所謂治道得失。時政因革者。如盡復祖宗法度。兼用元豐元祐之政。伏覩陛下已降詔旨矣。條畫利害。如追贈司馬光等內侍。依祖宗法。罷廉訪使者。廢苑囿。以賜貧民等事。陛下已施行矣。至於



前日所條畫有未盡者。又不敢隱默。陛下虛懷聽納。篤於求言如此。若畏避嫌疑有所懷而不盡。臣之罪也。謹具條畫如後。

一。近者太上皇帝東遊。遠涉江淮。冒犯風露。非所以保安聖躬。欲乞遣使奉迎歸京。深居宸嚴。陛下日奉四海之養。優游逸樂。永保盛福。

一。近年以來。凡有中旨。皆降御筆施行。稍似稽遲。實以不恭之罪。百司執事奉行不暇。雖或違戾法憲。不敢執奏。又人臣啓擬有法所不可者。取御筆行之。尤為非便。欲乞自今陛下意所欲行者。臨朝與大臣議之。毋降宸翰。非唯有司可以審覆違戾。庶幾權歸於上。杜多門之政。絕近習私謁僥倖之原。

一。古者文敝。採之以質。近來文敝劇矣。欲乞純法太祖之道。尚質厚。從簡易。捐侈靡。去煩苛。以厲風俗。

一。古者國有建立更革。必集群議。以異衆者為高。自王安石行新法。詆異己者為流俗。士大夫議論雷同。無所可否。六十年。迄歲尤甚。凡有所為。獨建議者謀之。不復以利害可否詢於衆庶。欲乞自今軍國之事。博延群臣。謀之廣庭。以盡下情。取衆所謂可者而行之。庶無敗事。

一。近來宰執。並不見賓客。所得進者。門下親狎故人。阿諛苟媚。以事干請。是以人材之能否。生民之休戚。國家之安危。邊鄙之利害。政事之得失。恬不聞知。欲乞令宰執。許於私第見客。庶可廣詢世務。

一。君臣之間。欲上下交而情通。人臣獻言。尤所難者。陛下既以虛心。屈己以來天下之言。欲乞每遇退朝後。開延賢士。賜坐從容。使陳治亂安危之本。古今興亡成敗之要。及令百司無問大小。



各以本職言事。親加省覽。以進忠讜。

。春秋書災異而不書祥瑞。所以示後世人君知警懼也。然以臣觀之。天下和平。民物安樂。年穀屢豐。乃為上瑞。彼雲物鬼神之祥禽獸草木之異。吉凶未定也。近年四方水旱盜賊。不以聞。而表賀祥瑞。曾無虛月。欲乞自今。應有水旱盜賊災異。毋得隱諱。其祥瑞之事。一切禁止。

。祖宗官制簡而易行。流品有敘。自改官制以來。紊亂重複。今日尤甚。欲乞内外文武内侍伎術等官。並依祖宗舊制。或謂行之既久。未易輕改。則乞減省中都職事釐務。及州縣冗員。以省邦用。

。近歲名器輕紊。以恩倖除大學士者六七八。開府使相者十餘人。節度使以上。無慮數員。若承宣觀察防禦團練。遙刺之類。奴

隸皆得為之。欲乞例行追降。

。西清官及三等職名。所以賞勞用賢。近來公卿戚里子弟。及朋附權倖。與夫以財利辭職者。起躡華要。乞盡行降黜。今後凡有

功於國。有勞於民。其人之賢。允衆議者。間除一二。以為勸沮。諸路監司負數尚多。無益於事。祇增煩擾。乞憲漕之外。有可減者。併之。如茶鹽常平。自合漕司兼領。

。燕雲之役。道途之人。皆知其不可。而邊臣喜功。不恤國事。唱為此謀。以誤朝廷。罪不可貸。欲乞凡建議燕雲。及後來以燕雲推賞者。並行追奪。以慰人望。

。伏觀祖宗肇造區夏。任命功臣。封以王爵。可也。近世褒寵大臣。假以王號。尤紊憲章。欲乞降為國公。

。戚里後宮之家。公卿貴游子弟。以恩幸進。及士大夫交結中貴。



列職朝著者尚多。欲乞澄汰以清班列。

一。近歲御前應奉有勞。上書文理可采。及特赴殿試之人。皆一時權幸干請。欲乞追奪。或勒令致仕。不理官品。

一。天下錢糧。祖宗時盡總之三司使。自改官制以來。錢穀散漫。不盡屬戶部久矣。近世中人總領名色尤不一。欲乞令天下錢糧盡歸戶部。

一。軍政久壞。邊鄙不修。將帥不遴選。兵卒不訓練。欲乞以老臣知軍務者為樞使。以祖宗之法修軍政。復邊備。訓練士卒。遴選將帥。置之京師。以待一旦之用。

一。自陛下臨御以來。雖降霽恩。然民間未受實惠。而召兵四方。不無煩擾。伏乞應民間夏秋二稅。只納本色。其餘無名科率。盡皆放免。和預買並乞先次支錢。今年以前倚閣賦稅。不許監司再

行催納。諸州上供亦乞參酌近年中數。特加減損。

一。茶鹽法。雖罷立額減鈔錢。然民間猶未便也。欲乞講畫取利民便國者行之。

一。常平法。行之既久。散多納少。其法浸壞。今若收之。則詭名挾戶。有籍無人。不過監保正長地分人均納。民間重困。欲乞自今年以前。應未納常平錢穀。並可放免。今後只以見在錢穀。願請者給之。不須比較年例。更行賞罰。

一。免役法。雖為便民。然所募皆游手姦猾。既給雇直。又復受賕。而保正長等。又復有等第者為之。則是既出雇錢。又不免差役矣。兼衙校之類。多是借產業抵當。率不過數百緡。而差押官物。或多至萬緡。失陷侵盜。家業不足以償。欲乞參酌祖宗法制。重行脩立。



一市易抵當與民爭利。所得不償所費。失體尤甚。欲乞減罷。

一近年以來。賜第之家。相望於京師。欲乞非國戚主第者。並行拘

收。雖係國戚主第。而奢侈過制者。改賜小第。仍徹去之。

一臣寮之家。所得御筆詔札。例皆違閣。僥覲恩澤。欲乞並令繳納

朝廷。其閣毀拆。今後不得輒有陳請。

一近歲公卿大夫。下至庶寮。翫於安逸。專事游燕。家置聲樂。沉湎

無度。內則荒亂心術。外則隳廢職事。尤壞名義。陛下既以聖德

化之。羣臣自當革心。欲乞更加訓諭。其或不悛。重行竄弃。

一士大夫名節不立。行義不修。專務奔馳。投獻自媒。欲乞選擇端

靖有守之士。置之列位。及招山林遺逸。以為臺諫。

一儒生問學。不根本原。專尚浮華。互相蹈襲。欲乞復祖宗制。科取

士。及無用先儒傳註義理之學。當以人心所自得者。形之於文。

不可斷以一說。以誤後進。王安石令之臣子。豈宜列位於先聖

之次。乞降從諸儒之列。

一緇黃之徒。不耕不蠶。耗蠹衣食。負數浸廣。常住田產。富於農民。

飲食服用。侈埒王侯。甚者招姦利。無行業。欲乞省併寺觀。十存

二三。並作十方。不得甲乙住持。無救額者。並行拆去。常住田產。

存留一半。其餘納官。召人租佃。留為養兵之費。逐年課試。及恩

澤撥放。出賣度牒。並行停罷。戚里後宮。及大臣之家。並不得置

墳寺。只以入戶守冢。復其冢如古之制。減僧道等員。其強壯者

任便歸民。庶幾生齒寔繁。戶口日衆。以副務農重本之意。

右件如前。臣區區之意。欲言者久矣。厥路無由。伏遇陛下英斷聰明。

虛懷聽納。故敢忘其固陋。輒自罄竭。欲望采擇其中者。誠以守之斷

以行之。庶幾暮月之間。可見太平。冒犯天威。罪當萬死。



待御史胡舜陟論反正六事上奏曰。臣觀春秋傳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老氏亦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國家自熙寧間。王韶建開邊之說。王安石主其議。遣將用兵。無歲無之。瀘南廣南。勤師遠伐。至崇寧以來。尤甚。西開青唐。以及夏國。南築溪洞。以及丹州。西南則建棋祥等州。皆不毛之地。非人之境。而驅赤子。陷鋒鏑。死者不計其數。生者竭其膏血。凡五十餘年。而又王黼童貫合謀。以弃契丹百年之好。約大金以墟其國。是以上帝震怒。禍我國家。金寇猖獗。莫之能禦。屠戮士庶。攻陷城邑。長驅于中原。問罪于都城。親王宰執。為質虜廷。猶磨牙搖毒。搏噬不已。我師之出。無不敗。血盛國喪氣。失威損重。此豈非所謂弗戢自焚。其事好還乎。陛下踐阼適于斯時。宵旰焦勞。未見于效。蓋天怒未解。人力豈能勝哉。然天之與人。相去雖遠。其應甚速。今欲上解天怒。當修人事以應之。書曰。惟先格

王正厥事。此先王修省以應天。解上帝震怒之道也。臣觀今日祖宗寬大之政。浪滅而未舉。王安石刻急之法。為害而未除。法度未得其正也。士大夫之欺罔誕謾。尚循舊習。驕奢貪鄙。曾不少悛。風俗未得其正也。事未見功。賞已驟至。及其敗事。罰不加焉。賞罰未得其正也。閹宦近習。猶執事權。頡頏恣睢。無所忌憚。任用未得其正也。昔之叨冒恩寵者。未加鐫削。懷才抱器者。陸沈州縣。爵祿未得其正也。昔之僥倖富貴者。一毫不取。火耕水耨者。困於重斂。賦斂未得其正也。數者不正。豈所謂正厥事乎。伏望明詔三省。凡是數者。悉反之。正庶幾人事修而天意得。震怒一解。妖氣自消。坐致太平。增光祖烈。欽宗時。起居郎胡安國上奏曰。臣聞為天下國家者。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計。謀議既定。若臣固守。雖浮言異說。沮毀搖動。而初計不移。故有志必成。治功可致。陛下即位於艱難多事之中。有恭儉之德。有孝



友之行。有克勤願治之誠。有好謀納諫之善。以茲四羨撥亂興衰。宜若反手。然南向而朝天下。今越半年矣。而紀綱尚紊。風俗益衰。施置乖方。舉動煩擾。大臣爭競。而朋黨之患萌。百執窺觀。而交聞之姦作。用人失當。而名器愈輕。出令數更。而士民不信。若不掃除舊迹。乘勢更張。竊恐姦雄無所忌憚。我狄恣行侵侮。大勢一傾。不復可正矣。陛下所任為股肱心膂者。兩府大臣也。所信為耳目聰明者。諫官御史也。上世帝王之治。詢事攷言。以圖成績。伏望陛下遠稽周世宗開國之謀。近法仁祖慶曆間求治之意。特詔兩府大臣。詢以救方今之弊。修政事攘夷狄之方。各令展盡底蘊。具為畫一進呈。先次宣示臺諫。臣寮如有不合者。使得逐件疏說。若大臣議說。則參用臺諫之言。疏駁不當。則專守大臣之策。衆議既定。仍集百官議于朝堂。以合古者詢謀僉同之意。然後斷自宸衷。按為國論。頒諸中外。以次施行。敢有動搖。必罰無赦。庶幾新政有經。民聽不惑。可冀中興之效。







